

我的兄弟

士東非紅

羅葉
著



我的兄弟 黃非紅



羅葉

我的兄弟黃非紅／羅葉著 --初版--臺北市：

探索文化出版；臺北縣新店市；學英總經銷
，1994 [民83]

面； 公分--（人生探索）

ISBN 957-9167-13-3（平裝）

855

83010358

人生探索

我的兄弟黃非紅

作 者：羅葉

社 長：劉秋鳳

責任編輯：黃淑貞、吳永佳

校 對：黃裕美、羅葉

出 版 者：探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聯絡地址：台北市長春路20號8F-5

聯絡電話：(02)5221902（代表號）

傳 真：(02)5221925

總 經 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

電 話：(02)2187307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6430號

排 版：上統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初 版：1994年11月

定 價：180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9167-13-3

審視青春的種種方法

楊照

——序《我的兄弟黃非紅》

進入三十歲之後，遲早有一天你會驀然發覺，對於青春少年的往事軼事，竟然不再能夠回憶，而必須予以凝視了。那些影像、音聲、感覺、情緒，不再能夠隨時招之即來，在任何場合任何時刻化為口頭談資。你會開始強烈意識到當下這個時空對你的牽扯羈絆。你需要一點時間、一點外在儀式性的氣氛醞釀，像走自強隧道或辛亥隧道那樣走過一道混沌轉換的廊徑，然後才能回到少年時代。以前從來不知道有這麼一條隧道存在，一跨就是過去，又一跨就回來。現在不行了，三十歲之後的某一天，你必須一

步步走過隧道才能回到少年往日。

而且你會看到少年時代的自己，而不只是想到。在「回憶」之階段裡，你可以很輕易地進出十年前、十年後的自己，絲毫不懷疑這個「我」的一貫性、連續性。三十歲之後的某一天，你會帶著三十歲的心情，再也進入不了十五年前的自己。走出日復一日越變越長的隧道，你是一個游魂般的存在者，看著年少時的自己，著迷地凝視著，却無法呼喚、更無法捕捉那個現在已經取得自己生命之影子，只能看著看著。

三十歲之後的某一天，你正式告別青春少年時代。之所以用力凝視，是因為你害怕，害怕這些割離出去的自我影像，會迅速消逝，而且一去不返、無從召魂。用力凝視，繼而試圖記錄捕捉。

人生的備忘錄，最最弔詭難解的一種書寫形式。到底應該記錄難以忘懷的刻骨銘心、還是終將逸飛出意識領域的浮塵瑣事？如果真的刻骨銘

心，反正都忘不掉，又何必多此一記？至於浮塵瑣事之所以被記憶割捨，不就正證明了其無關大局的蜉蝣性格，那又幹嘛多此一舉強拉不放？

也許是因為人生最大的難題還在：沒有到那個時刻，永遠不會知道什麼是刻骨銘心、什麼是浮塵瑣事罷。一些現在覺得輕易可言的東西，到時候可能是最珍貴的生命經驗。可是，那個時刻到底何在？三十歲、四十歲還是癌症末期的八十三歲半？三十歲時又如何去設想八十三歲會有的標準？八十三歲半老進遲暮之際，生命還不是只能依賴三十歲時作下的備忘錄來決定早年意義？三十歲等當作浮塵棄絕的東西，到了八十三歲半可也沒有機會重新回來變作寶貝黃金了。

繞來繞去，只能繞出人生的一個時向宿命。我們的記憶選擇、我們的生命意義追尋、賦予，充滿了沒有道理可說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這個任意決定影響、產生下一個任意決定，中間千變萬化，一環扣一環，有

什麼道理可以全面涵蓋、解釋？

或者反過來說：每一次的記憶記錄，就是一次主觀的整理與意義律定。你以為你只是在客觀記錄少年時期善行或惡狀，其實你已經在規定自己的生命意義到底是什麼、透露出希望別人如何理解你的強烈慾望了。

你一定會給自己塗上一種色彩；白的、黑的、紅的、黃的。一種自己的色彩，是黃的就不是紅的。

羅葉是我少年時代就認識的。我高三那年他高一，胸口繡的名字是羅元輔，至於學號我不知道，更不可能記得。

我們都唸建中，我們都進入「建青社」編過校刊。編「建青」的人一定都請過數量驚人的假。選擇性地每天到教室出現一下，大部分的時間則窩在靠南海路那間破爛社辦枯坐冥想或失格亂混。要過這種日子，而且過得興味盎然的人，免不了得有一些個性上的缺點、怪癖。有點孤僻、有點

自以爲是、考試考不好就看不起考試制度、看不起分數。用離群索居來掩飾自己在團體中競爭比較上的種種無能。

我們大概多少都有這類毛病罷，羅葉和我。而我們各自唸到高二時，數學老師都是小說功力比數學功力強上千百倍的傅禺（小于）。高二上學期編校刊時，我主動去上過最多的課竟然是數學課。有時候連軍訓課都忍不住要冒險一翹，就是數學課時會乖乖地回去看看傅老師。

我永遠忘不了班上那些注重成績、一心拚聯考的同學，在背後把傅老師恨得牙癢癢的嘴臉。傅老師上課只教課本，把解題步驟一步一步講清楚。就沒事了。然後就可以天南地北講故事。

上課當然是衝著那些故事去的，此外也有一些路見不平的義憤味道。看那些勢利同學們因爲傅老師的課不教秘訣不夠「營養」，而對他十分不敬，就覺得應該多去捧捧場。傅老師沒有教過我怎麼寫小說，他只教數學

和講一大堆故事。令我自己驚訝的是，這麼些年過去了，傅老師講的故事幾年都忘了，沒想到竟是他教的數學讓我一再想起。

想起的當然不是個別數學題目，而是他理直氣壯的解題原則。他總是說把基本步驟學會就可以了。應付數學這樣就夠用了，腦子裡的聰明才智留去作別的用途，「這世界有趣的事多者咧！」他說。有同學抱怨說只記基本步驟解題都來不及，傅老師就翻翻瞪瞪雙眼說：「那麼急？人生時間多者咧！」

最近看到一些格外講究技巧華麗詭異、急著想在短短的篇幅裡擠下從內容到形式種種龐大企圖、小說作文、我總會想起那個數學的傅禺。是啊，世界有趣的事多者咧！人生時間也多著咧！

陳蘇明在羅葉的詩集裡讀到他的冷。「他並不輕易洩露哀怨的情緒；相反的，他不斷刻意去壓縮、抑制，終而浮現一顆冷絕的心。」他的文字

很冷、很冰涼、很純情。令人訝異的，却是他依賴這種冰酷的語言，掩護著他熱紅的魂魄前進。」

我則在羅葉的小說裡讀到他的羞怯與孤獨。他與這個社會間若即若離、既趨且避的拉鋸關係，十分耐人尋味。一方面我們看到他有無窮的熱情想要投入社會、吶喊一些改革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却總是選擇內省而非外放的形式來嘗試表達這些想法、概念。他的小說沒有明確的情節，沒有什麼動作，也沒有戲劇性高潮，惟一能夠找得到的脈絡是對話，第一人稱，「我」與兄弟「黃非紅」之間的對話。

可是這「我」與「黃非紅」分明就是同一個人，他們加起來就是作者羅葉。書中各篇小說給我太多的暗示，告訴我這其實是羅葉的少年自傳。國中三年級「有禮貌」的模範生、建中時翹軍訓課被逮著的經驗（我當然知道「箱上瞄準」課程總是在建青社門口上的！）更重要的，那個在一家

公司待了四年決定遠颺單飛的人，當然寫的是羅葉自己！

換句話說，連「對話」都不是真正兩個主體之間的你來我往，毋寧是羅葉自我化身的抵抗遊戲。明明要鋪陳的是很具社會性、集體性的問題，然而羞怯、孤獨的習慣，還是讓羅素拒絕去型塑各式各樣的角色到創作品裡來喧鬧搗蛋，他寧可自我映對；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回到自己的思考。所以這本小說沒有任何衝突之因子，「我」與「黃非紅」相輔相成唱著雙簧，好處是讓小說所呈現的邏輯徹底統一、一致；壞處則在故事缺乏了透過角色來轉彎、作亂的活力。

這樣的羞怯與孤獨，你我寧可把《我的兄弟黃非紅》看作一本叨叨絮絮的自傳回憶，而不是一般定義要求下的小說。

羅葉在這些作品裡，回到了一切敘事的ABC基本法則，他沒有浪費任何氣力，去學小說的取巧秘訣，老老實實一步一步寫著事件、想法、像

傅老師寫滿一黑板的一題方程式，顯然他也相信人生還有其他許多更有趣的東西可以學、可以玩。

在老式老派的敘事裡，羅葉認真在摸索的，是種種審視自己少年時代的方法。即是少年的光景紛紛回閃，通返著羅葉整理記錄，更逼迫他給予它們一些可以固定下來的意義形式。

基本上，羅葉是想把這段自傳回憶，用知性原則整理成一份對臺灣教育的抗議書。他想要透過自省與重新詮釋，把個案經歷擴大成為社會普遍病狀的抽樣例證。他想寫的絕對不是「和小說」風的成長啟蒙段落 (epiphany) 而是個人經驗與普遍道理的有機聯合。

不過這樣的知性原則底下，却不時閃著另一種乍現乍滅的靈光。那就是對應該譴責、唾棄、作為教育頁面例證的這些童年往事，羅葉其實依然記掛有深深的慕戀之情。我猜想他應該很熟悉臺灣「新電影浪潮」中強大

的童年憶往的濫情俗例。「新電影」的重要作品幾乎沒有一部不溯回童年、映演往事。而這些童年往事在鏡頭的「合成」呼喚下，反而成為這一代人美好的共同回憶，完全抹除了其中夾帶的怨懟、不滿與控訴力量。羅葉顯然自覺地要和八〇年代的這股濫情潮流劃清界線，所以他壓抑著壓著，只有那些實在壓抑不住地才浮上來一閃一爍也亮著。

貫穿全書，明白的主流是一套接受「四一〇」的教改道理以及配襯的童年錯誤示範，然而底下的伏流卻是羅葉對過往的懷想神往(nostalgia)。抗議與懷想同樣藉著少年時代生活瑣事來表達，這中間所產生的文本互辯關係，反而才是最具文學閱讀趣味的所在。

抗議與懷想所產生的張力，最明白表現在〈吃冰的季節不再髮禁〉裡，羅葉顯然無法拿捏住究竟應該用什麼態度對待髮禁解除之後的五顏六色、奇形怪狀，以致於吞吞吐吐、嘮嘮叨叨寫到了一萬多字還讓人摸不清重點。

相對地，〈等待水塔成瀑布〉卻是讓這兩種情緒結合得最成功的佳作。

羅葉雖然在小說標題上明快地說〈過來人靠邊涼快去！〉，然而這整本書最大的問題卻正出在他自己還是丟棄不掉「過來人」身分的煩惱自尋。

這二十篇小說裡記錄的其實都是羅葉我們這一代的年少荒謬，可是他卻偏偏想寫來交給現在的青少年讀，這不是擺明了要作「過來人」是什麼？「過來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用自己的經驗套給下一代，卻沒有虛心先去瞭解下一代在想什麼、在做什麼。《我的兄弟黃非紅》書裡根本未對現下青少年生活、次文化有任何著墨，更談不上有什麼態度，翻出我們這一輩的少年舊事，要怎樣接近他們呢？

我覺得羅葉大可不必作這樣的「過來人」。《我的兄弟黃非紅》確確實實就不是一本青少年讀物，而是一本對七〇年代末期臺灣教育的亦悲亦憤、亦喜亦嗔的回憶審視，對共同走過那段的前中年期我們——而非十幾

歲的少男少女——意義深重。

羅葉事實上未滿三十。然而獨特的深思、內省習慣使他早一步停止回憶少年往事，開始凝視記錄。我們讀著他的備忘記錄，因而紛紛再次走訪隧道那端，思考著該如何書寫、理解十五年前的自己，那個不再存在的自己。

一九九四年十月於臺北外雙溪

我的兄弟黃非紅

目錄

審視青春的種種方法

——序《我的兄弟黃非紅》◎楊照

黃就是黃不是紅！／001

麻子打開了鳥籠／013

英文老師的三角褲燈謎／025

糖醋魚與涮羊肉／037

教官曾經教我做官／049

想我畜生的兄弟們／061

等待水塔成瀑布／075

一條漸離漸遠的路／087

難忘的單戀情人／099

不必捕捉的懊悔／	1 1 1
寂寞芳心動物園／	1 2 3
這輩子最有禮貌的七天／	1 3 7
無言是她深沉的期待／	1 5 1
已開採的智障生活／	1 6 3
吃冰的季節不再髮禁／	1 8 1
一群學童兩里路／	2 1 1
過來人靠邊涼快去／	2 3 3
鏡頭外的臉龐／	2 5 1
神聖・不可侵犯・嗎／	2 6 7
風箏回首看從前／	2 9 1
後記——黃非紅的弟兄我／	3 0 5